

## 阶级、性别、殖民——《摩尔·弗兰德斯》的三重解读

刘天玮, 王晓利\*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

**【摘要】**《摩尔·弗兰德斯》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丹尼尔·笛福的另一部杰作。小说以底层社会和边缘社会的女性摩尔·弗兰德斯为主人公,采用流浪汉小说的艺术手法,描写了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社会经历和冒险经历,揭露了 18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和黑暗现实。小说包含了三对边缘与中心的二元对立关系,分别是女性与男性、底层与上层、英国与殖民地,这三对关系的共同点是后者的繁荣建立在对前者的压迫和剥削之上。本文拟解析小说中这三对二元对立的关系,试图阐明英国启蒙时期社会边缘与中心之间不平等关系的社会根源,以及边缘对中心的消解作用。

**【关键词】**阶级; 性别; 殖民; 二元对立

**【基金项目】**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文学学科团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 202060)

**【收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19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 月 21 日 **【DOI】**10.12208/j.ije.20250015

### Class, Gender, Colonization——Interpretation of *Moll Frander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ianwei Liu, Xiaoli Wa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Inner Mongolia

**【Abstract】***Moll Franders* is another masterpiece written by Daniel Defoe, the founder of English realistic novel. The novel takes Moll Franders, a female in the underclass and marginal society, as the protagonist. By using the artistic techniques of tramp novels, this novel describes the heroine's growing up process, social experiences and adventure experiences, revealing the darkness under the prosperity of the civilized British capitalism society. Dark social reality was hidden in three dualis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dges and the center which include women and men, underclass and upper-class, England and its colony. The three dualities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that is, the prosperity of the latter is based on the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former.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dualistic opposites in the novel and attempts to elucidat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inequality in the Enlightenment period of England and the role of margins in the deconstruction of centers.

**【Keywords】**Class; Gender; Colonization; Duality

### 1 引言

《摩尔·弗兰德斯》是继《鲁滨逊漂流记》之后笛福的另一部杰作。小说以底层社会和边缘社会的女性摩尔·弗兰德斯为主人公,采用流浪汉小说的艺术手法,描写了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社会经历和冒险经历,揭露了 18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和黑暗现实。女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最打动读者之处在于她勇敢、机智、顽强,充满了强劲的生存能力。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这部小说提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她评价《摩尔·弗

兰德斯》和笛福的另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罗克萨纳》:“它们可以与那些为数不多的、堪称无可否认的伟大英国小说的著作并列。”<sup>[1]</sup>然而,早在十八世纪,这部小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与笛福同时代的乔纳森·斯威夫特就曾《摩尔·弗兰德斯》尖刻地批判这部小说“简直难以忍受”<sup>[2]</sup>《摩尔·弗兰德斯》的伟大之处的原因之一是它揭露了十八世纪英国社会中的阶级、性别、殖民关系,小说相当对称的体现了三种二元对立的关系,通过对这些关系的分析,读者可以窥见十

第一作者:刘天玮(1980-),汉族,硕士,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和西方文学;

\*通讯作者:王晓利(1977-),汉族,外国语言文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世界文学。

八世纪启蒙时代文明的英国社会光明下的阴影, 伪善中的罪恶。正如陶家俊分析的那样, “摩尔财富的来源也说明了中产阶级和贫苦阶级、体面社会和罪恶世界、男性和女性、宗主国英格兰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寄生关系。前者依靠后者发财致富、繁荣兴盛并压制后者。后者受前者的权力压制, 文化、政治身份被边缘化; 言说自我的声音要么沉默, 要么被扭曲, 要么只得借助前者的权威表述言说自己的存在。”<sup>[3]</sup> 在这个意义上, 小说成为了一部社会问题小说, 它的内涵超出了一般流浪汉小说、冒险小说、罪犯小说所包含的哲理性和启示性。本文从女性与男性、底层与上层、殖民地与英国这三对关系入手, 试图阐明英国启蒙时期社会边缘与中心之间不平等关系的社会根源, 以及边缘对中心的消解作用。

## 2 女性与男性

摩尔出生于新门监狱, 从小与一群流浪的吉普赛人在一起。在她刚懂事的时候, 就坚决逃离了这群干坏事的吉普赛人, 后来遇到善良的老妇人, 后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在老妇人的抚养和教导下, 童年的摩尔处处谨守基督教信念, 勤劳、规矩、礼貌并且节俭。她最大的梦想是通过劳动获得金钱和尊严。然而, 她的梦想和高贵的天性却被资产阶级金钱社会腐蚀了, 她在环境的引诱和逼迫下逐渐走向堕落。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 女人要想嫁一个好丈夫需要很多陪嫁, 要么就得动用心计和精明去“骗”来一个丈夫。在男权社会中, 贫穷女人的资本就只有美貌、心计和精明的头脑, 她必须像挑商品一样仔细地挑选不同价格的男人, 而且时刻要提防被同样富有心计的男人们欺骗。这样, 婚姻变成了讨价还价的交易。正是这种社会风气和制度将女性对爱情的憧憬扼杀掉了。

小说处处体现着摩尔·弗兰德斯的女性意识。主人公的这种女性意识建立在对男权社会清醒的认识之上。摩尔·弗兰德斯具有思辨能力, 她质疑当时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婚恋观念, 并对狂妄自大却品德低劣的男性给予了讽刺、揭露和反叛。摩尔·弗兰德斯也对男权社会提出了批判: “世事改变了, 就连结婚也不例外。结婚是为了互相利用, 为了共同的利益, 为了做生意, 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或者根本没关系的。”<sup>[4]</sup> 在小说后半部, 摩尔表现得更加独立、强悍、顽强, 她不再将自己卖给一桩桩婚姻, 而是自己冒着天大的危险去偷盗。偷盗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往往被判以绞刑。摩尔的偷盗技术十分高明, 以至于十二年从未失手, 被称为盗贼们的传奇人物。

笛福通过摩尔·弗兰德斯这个人物批判了十八世纪英国歧视女性、利用女性和压榨女性的男权主义。另外, 笛福清楚的看到了女性身上潜藏的巨大能力。通过分析妇女问题, 《摩尔·弗兰德斯》超越了一般的流浪汉小说、冒险小说、犯罪小说等仅供读者消遣的小说, 而具有了十分深刻的社会意义。正如美国学者吉列斯比分析的那样, “由于莫尔的回忆录无情地揭露了在现实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条件下产生的妇女问题, 故事便向社会小说方向发展。”<sup>[5]</sup>

然而, 摩尔·弗兰德斯与传统的流浪汉形象最大的不同在于她的忏悔意识。忏悔心理一直在摩尔·弗兰德斯的心中起着主导作用。她在经历着各种糟糕的事情的同时, 从未忘记用旁观者的视角分析自己堕落的原因。除了将自己的过失归因于罪恶的环境之外, 她主要还是反省和忏悔。

## 3 底层与上层

底层与上层的二元对立体现了笛福对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道德观、价值观、司法制度的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使得社会风气败坏: 上层社会在虚假道德、文明繁华的面具下人心不轨; 下层社会为了摆脱贫困处处犯罪, 整个社会一片乌烟瘴气。司法制度对下层社会极其严苛、缺乏公正, 偷盗罪不论量刑, 轻易处以绞刑。

新门监狱是摩尔·弗兰德斯出生的地方。她的母亲迫于生计, 偷了一点东西而被判处死刑, 只因她的母亲当时怀有身孕而被改判为流放。但是资产阶级贵族即使罪行累累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 摩尔·弗兰德斯的堕落就是源于贵族少爷对她的玩弄及抛弃开始的。此外, 资本主义社会将金钱视为第一生存法则, 贫困就是最坏的陷阱, 这迫使摩尔·弗兰德斯一次次为了摆脱贫困去犯罪。

司法机构和监狱处处藏污纳垢。看守为了得到上司的奖励使出各种伎俩。主人公在狱中的所见所闻证明了监狱的腐败, 亦质疑了文明社会道德观的虚伪和冷酷。相比摩尔这样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而言, 无论是标榜资产阶级道德的上流社会, 还是规规矩矩的普通市民阶层, 都有很明显的人性缺陷、道德虚伪和冷酷无情。文明强调理性, 却忽视了人性, 对待道德问题上采取一刀切的统一标准, 一个人做事不是对就是错。这样的严苛既有悖人性, 也违反了基督教的宽恕、仁爱的精神。

笛福却发现罪犯有亦温情、真诚、善良的一面, 这一洞见一方面体现了笛福对人性挖掘的深度与广度,

超越了十八世纪西方文明社会所设定的普遍的道德标准。摩尔的第四任丈夫杰姆是个劫匪, 结婚之前两人都认为对方很富有, 于是互相欺骗, 引诱对方落入婚姻的圈套。结婚后才发现对方的真实状况。但这个时候, 笛福没有安排两人互相争吵的情节, 正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分析的那样, “很明显: 这两个无赖善良、敏感, 所以并没有互相吵闹”<sup>[6]</sup>

通过评价和批判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的道德观念和行爲, 笛福超越了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理性、文明所赋予人们的道德观, 他启示读者们, 人是多面的, 伦理道德也是复杂的, 它不是非黑即白的, 而是一个灰色地带, 人性不可能像启蒙时代推崇的数学精神那样精确、泾渭分明、可以测量、可以计算。理性世界和文明社会中的道德观很可能是靠不住的, 而光明的背面, 即这个世界的阴暗面, 那个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群, 却可能有着更符合人性的东西。这也是十九世纪的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醉心研究的问题: 光明与阴影是一个整体, 阴影是光明的另一面, 两者不可分割。如果以理性和科学为标志的文明社会刻意掩盖阴影、拒斥阴影, 必然会造成人性的分裂和文明的扭曲。

#### 4 殖民地与英国

在18世纪的英国, 殖民地是流放犯人的地方。罪犯的手上要被打上烙印, 通过这样的符号, 犯人被隔离出正常的社会群体, 刻意被边缘化。殖民地气候条件恶劣, 人烟稀少, 一些犯人宁可上绞刑架也不愿流放殖民地。摩尔·弗兰德斯的经验却颠覆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观念。摩尔在殖民地发财致富, 她一生的梦想是成为贵妇人。这个梦想在英国本土没有实现, 却在殖民地实现了。殖民地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地方, 生机勃勃, 充满了前途和希望。

在这里, 笛福肯定了流放于殖民地的罪犯那种开拓精神、生存勇气和原始的生命力, 肯定了劳动的力量, 尤其是体力劳动的价值, 这一点也是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竭力弘扬的。远在英国本土的资产阶级贵族却缺乏这种生存能力和劳动能力, 日益文明化的英国社会也逐渐失去了这种原始的生命力, 逐渐萎靡颓废。摩尔在叙述她母亲的故事时, 肯定了勤劳使人致富这样一个永不过时的价值观。小说处处表明殖民地是让人获得新生的地方。笛福让摩尔叙述自己的殖民地生活, 从而颠覆了当时英国本土社会视殖民地为地狱的观点。笛福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 他对劳动的肯定、对金钱的关注表明他是一个重商主义者, 正如笛福自己所说, “商业是我真正喜爱并决定从事的行业。”<sup>[7]</sup> 在

十八世纪的英国, 资产阶级正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战胜靠继承遗产耀威扬威的贵族阶层, 赢得经济和政治上的自主权。笛福的重商主义无疑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性。同时, 笛福笔下的女性人物具有历史进步性, “她们的思想性格特征在本质上和鲁滨逊一样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和阶级烙印, 反映了笛福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sup>[8]</sup> 笛福“那些客观、中肯、公允的意见不仅对当时的女性, 就是对现在的女性也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作用。”<sup>[9]</sup>

#### 5 结语

摩尔·弗兰德斯出身低微, 但聪明机智、顽强坚韧, 充满了生命力, 具有反叛精神。她不是一个天生的堕落者, 而是“一个弱女子之身处在邪恶冷酷的社会时, 不得不运用原始的本钱自寻活路。”<sup>[10]</sup> 同时, 启蒙时代所看重的个体独立的思辨能力也在摩尔身上得以体现。这样的思辨精神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精髓。

从《鲁滨逊漂流记》到《摩尔·弗兰德斯》体现了笛福小说主题的演变。在笛福早期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中, 笛福颂扬了处于上升中的资产阶级的开拓精神和殖民意识。在其中后期的作品《摩尔·弗兰德斯》中, 笛福却深入批判了日益文明化的资本主义社会, 包括对性别、阶级和宗主国方面的批判。

从笛福小说主题的演变可以分析出, 笛福并不是刻意地从阶级的角度入手去进行小说创作。换句话说, 笛福一直在颂扬的不是某个特定阶级。的确, 鲁滨逊是资产阶级的缩影, 但是鲁滨逊比起那些靠遗产和地租维持奢侈生活的贵族阶段来讲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性。笛福一直颂扬的是人性中普遍的、恒久不变的高贵精神, 这些精神包括了摩尔·弗兰德斯这个人物体现出的机智、坚韧、进取、开拓精神、生存能力、勤劳、体力劳动、动手能力, 以及对基督教新教主义的信仰。正是在这意义上, 《摩尔·弗兰德斯》成为了超越时代的经典小说, 因此即使在当今的文明社会, 它依然值得批评家在当今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下去阐释, 从中获得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精华。

#### 参考文献

- [1] 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瞿世镜 译《论小说与小说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2] 姜礼福. “自利”的符号意义——评丹尼尔·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5): 46-50+62.

- [3] 陶家俊. 从叙述结构论《摩尔·弗兰德斯》对资本主义个体价值的肯定[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9): 30-33.
- [4] 丹尼尔·笛福 著,梁遇春 译 《摩尔·弗兰德斯》[M].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6.
- [5] [美]吉列斯比 著 胡家峦,冯国忠 译 《欧洲小说的演化》[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 [6] [英]爱·摩·福斯特 著,苏炳文 译 《小说面面观》[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7] 龚宏,甘丽娟 著. 《西方 17-18 世纪文学》(下)[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5)
- [8] 关合凤. 父权文化传统的反叛者还是继承者? ——论笛福的妇女观[J]. 河南大学学报. 2001(6): 79-82.
- [9] 冯建文. 妇女权益的真正代言人——论笛福作品中的女权主义观点[J]. 科学·经济·社会. 2007(1): 79-82.
- [10] 陈明明. 男权中心社会的牺牲品——评丹尼尔·笛福之《摩尔·弗兰德斯》[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1(3): 41-43.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